

# 灵魂的内涵与精神构成、价值和境界

蔡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灵魂是心灵的扩张变形,是思维的一种创造。灵魂也是心灵、思想、精神的化身,是生命的真谛,心灵和意识的升华。人创造了灵魂,灵魂又丰富扩张了人。分析灵魂的内涵、成分与基本构造,它虽然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最终也能将其概括为一个融思想情怀、道义人格和理想信念于一体的价值载体,三者交融混合、互促互养,共同构成灵魂相对稳定的状态。价值和境界则是帮助灵魂实现总体目标的最佳内容和手段,带领我们向更高层级不断攀援,力求达到灵魂丰美的最高境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和境界的最高远是灵魂追求的大目标,也是一切文艺追求的大目标,为的是要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关键词]灵魂内涵;精神构成;价值;境界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3.011

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授奖词中提到的“民族灵魂”显然是比“个人灵魂”更加丰富、宏大与深厚的概念。个人灵魂是可贵的,它可以精致,可以崇高,可以有趣,也能以小见大,但个人终究渺小。而民族灵魂和人类灵魂则是伟大宽广、丰美厚重的,属于更高层级的语义,更大范围的概念。完美的人应将两者交融、整合,并向着更高的领域敞开和跃升。若只知个体而不知总体,只知小我而不知大我,那是残缺、局限和病态的认识。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sup>[1]</sup>因此我们怎能不努力从一己延伸至广大,从小我扩展到大我,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生命之中,这不是给个人的精神灵魂增加负担,而是为了强化“我与世界”的连接,唤起我们生命中一种“更高认可”的冲动,向“更高的领域”敞开,让个人生命显现为伟大文明和信仰造就的生命。

## 一、灵魂概念、性质及其要义

灵魂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一个人们非常熟悉和运用广泛的语词。但千百年来,灵魂又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灵魂究竟为何物,存在不存在,该怎么解释定义它,人类是否有灵魂,人们有各不相同的认识理解。从最早的先民,到今天的现当代人,大家对灵魂的认识也不一样,对其解释也五花八门。

作者简介:蔡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二级)、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宗教词典》解释灵魂,即“宗教所信关于居于人的躯体内而主宰躯体的超自然体”。<sup>[2]</sup>通常人们认为灵魂有感觉、知觉,有情感、理智、意志和记忆等作用,人的一切行动皆发自灵魂。《辞海》《辞源》在解释灵魂时,相同部分不提,它们直接就列出“思想意识”“精神和心意”的内容。另外还包括“比喻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将灵魂的含义丰富准确、扩大和日常化了。

灵魂又是一个充满想象性和比喻性的概念,正因为它没有什么实体和形象,因此每个人可以依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赋予它各种形象和內容。譬如笔者在思考灵魂时,脑中常会浮现普希金《致凯恩》描述的那一形象和內容:“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sup>[3]</sup>这精灵有生命,有眼泪,有爱情,还有温柔的声音、可爱的面容,其神性能召唤灵感,将一切苏醒。这当然是从好的方面来想象灵魂,将它想成天使、精灵。从坏的方面来说,它也可能是恶魔,是幽灵,是不散的阴魂。这便表明,灵魂概念具有某种内烁而外发的潜能,灵魂与人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面目和变数,从时空来讲它有无穷的变更可能,从内涵上也有无限蕴含和深广的可能。

灵魂还是一个精神性概念,是心愿、意识和观念的产物。古人认为:灵魂为一身之主,生死之本,灵魂亦为神明主宰。从人类历史和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灵魂概念始终带有神秘、神奇、神圣和超越、超验的色彩,它微妙玄奥,深不易识。既有确定性,也有复杂性和变易性,它对事实和现象的命名和约定从来就比较随意多样,很难规范。从确定稳固方面来说,它指的是指挥统率一切意识的心,是照耀心灵的光,是集聚心力的核,是心灵之果。故可对灵魂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综合认识。从复杂变易方面来说,它飘浮无定,是一个谜团,一个未知数。如果将它视为一个精神容器,它具有什么性质,能装载什么东西,都不确定。每个人都可依据自己的理解,作出认定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待扩张升华。

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灵魂是人之意识的构造物,是人之精神的幻化物。灵魂没有物理性的存在,不是实存。灵魂是“虚存”,即一种特殊存在,一种有内容有对象的可能态。它是人的精神意识的产物,由人的认知与联想而产生的意识内容,使人摆脱了自然界实存的束缚与限制,有了精神意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灵魂是自由、自为的存在,也是一切想象、幻觉和可能性的源头,或者说灵魂是精神的一种生命。它能化虚为实,或化实为虚,一般来说,灵魂没有任何现成的、实显的和确定化的东西,具有极大的自由变更性。它没有实体,只可感知,不可直观。因此它的想象性大于实体性,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排除宗教、神学、信仰和封建迷信对灵魂神秘化的渲染,也别把灵魂看得那么玄奥难懂,不可捉摸,灵魂仍是可以探究之物。平日我们使用的灵魂,只不过是心灵、思想、精神的化身而已,是生命的真谛,心灵和意识的升华而已。现今我们经常使用的“民魂”“军魂”“企业魂”“民族魂”以及“培根铸魂”等提法,不就是在承认人有灵魂的基础上对它的扩充衍生吗?当我们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着眼,便可将灵魂简称作一种人之心灵大脑的主管,调控支配一切,统领精神和肉体的东西,或称价值核心。这价值核心类似于掌管着人的生机命脉,决定着人之行为、思想和生命倾向的主宰。

在笔者看来,灵魂就是心,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灵。“心灵”不就是将心与灵、灵性、灵气和灵魂视为一体吗?心与灵是相通的,心与魂也是相通的。单独的心只是一种物理、生理的实体存在,它必须与意识、思想、灵感一类虚幻而灵性的精神存在相结合,心与神融,心与灵合,虚实相生,空灵飞动,才有生机活力,才能有情有意、千变万化。心若无灵,那就一切皆死;心若有灵,那就气韵流荡,一切皆活。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夫之早就说过:“心者,函性、情、才而统言之也。”<sup>[4]</sup>这心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灵魂?

心灵与灵魂都含情契理,灵魂就是生命的魔力、精神的魔力和心灵的魔力。很多时候,人们在谈灵魂时其实就是在讲心灵,在讲心灵时其实也就是在谈灵魂,灵魂与心灵无异,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相同无区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将“灵魂的自由”改为“心灵的自由”是没问题的。将“灵魂工程师”换成“心灵工程师”也差不多是一样的。说“穿越灵魂”,也可说成“穿越心灵”,说“抚慰灵魂,救赎灵魂”,也可说“抚慰心灵,救赎心灵”,相互置换、替代都是通达无误的。

世间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灵魂,也没有脱离了灵魂的心灵。灵魂从属于生命和心灵,但生命和心灵又借灵魂而延展扩张,治气养心,通天通神。所以心灵价值就是灵魂价值,灵魂价值与心灵价值基本是等价的。我们所分析研究的一切心灵问题,它之优劣长短、起伏跌宕,全部也都是灵魂问题,是灵魂存在的优劣长短和起伏跌宕。反过来说,人们日常所讲的灵魂之高低贵贱、善恶美丑也全是心灵问题,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心为生命性灵之根本,那么灵魂也同样如此。因此研究心灵即研究灵魂,研究灵魂也即研究心灵。追寻人之心路历程,也即追寻人的灵魂旅程。人之心途即灵魂旅途,它们全都是生命的心灵景观、精神风景,也是人之最高的精神动态。恩格斯曾说:“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sup>[5]</sup>这也就是要人们到自己的内心、心灵世界中去寻找真理。此话用于理解心灵与灵魂的关系也非常合适。

古人曾将心称灵明、灵府。《黄帝内经》中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魂就是居住于心间,出入于心灵之所的精灵,一种可以离开躯壳而存在之实体。心灵就是居于人体之中而又主宰人体的非物质存在,是“主宰躯体的超自然体”。这些是笔者首先想要阐明的。

在讲述灵魂与心灵的相同共通之处后,也必须看到两者的差别与异样。从灵魂与心灵之相异处来说,灵魂是内在生命,灵魂是人身体与活动的主宰,是源于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和形象。灵魂趋向于实体,似乎有形象有魂魄有生命有体量,呈弥漫状,随物赋形,随人行动,无孔不入。它不会局限于某一狭小的空间,而灵动自如,变化多端,不断变换形象或体位,以进入多种多样的境况,获取无限多样的意义。心灵则是一个场,一个生命场、能量场和情感场。生命在此孕育、成长和成熟壮大,能量在此积聚调配、输出和输入,情感在此产生、活动与变化。在心灵这个场中,自由意志、自我意识、个体精神和思想活跃其间,个性、气质、欲望和本能也时刻在随性体现。灵魂重视梦想、想象和希望,让我们获得对超越性存在的感受和领悟;心灵重视思想、道义和理想,使我们获得对现实性的清醒认识。灵魂多幻觉,灵魂是轻盈的,充满神奇神秘色彩;心灵相对沉重,多本色原味,比较实在、严谨、可靠。倘若我们把灵魂视为一个输出器,它体现的是人们对世界的反应和态度,是人心智的总和;那么心灵则是一个感受器,用它来感知接纳和分析总结对于世界的认识。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考察,灵魂是大于或小于心灵的概念。心灵和灵魂本是两个玄妙丰富的概念,其语义皆是交叉纠缠、复杂多样的。灵魂既可用于人和人类,还能扩及万物,指向并涵盖山川河流、土地树林、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此刻它指的是事物的精髓和精魂,存在于人的思想认知里。由此可看出灵魂比心灵的运用范围大,因为心灵是有限之物,永远只局限于人和人类,离开了人和人类到哪去寻找心灵?灵魂则是无限之物,它超越自然、物质和精神,超越今生今世,存在着无限的可能,为人和人类留下广阔的游荡遐想空间。然而灵魂有时也比心灵小,当它指的是人们心灵中还有一个精魂时,它是心灵的精髓,能洞幽烛微、明察秋毫,是掌管心灵思维活动的“神”。王阳明先生说到的:“人心一点灵

明”是万有一体的“发窍之最精处”，便是一种对灵魂的精准描述。可见它比心灵小，只是心灵的核心内容和隐秘未知的部分，或者说是心灵的深层次的超越性的精神构成。

灵魂又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是简单地指心和脑，而是包括心脑血管指挥下的感受和思维器官，以及整个行动、身体和心灵际遇，所以灵魂许多时候又不同于心灵。灵魂比心灵高一个维度，灵魂虽小，却意趣无穷，“含天地之精气，吸日月之淳光”，蕴含神秘的生命奥义，有着汪洋大海般的乾坤气象，是足以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璀璨生命。灵魂涉及心灵、观念与精神的层面，超越自我意识，成为一个人的主心骨和价值观，灵魂是人性和本质的最高代表，是人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说到底，所谓灵魂不过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之愿景构想，是心灵的扩张变形，也是思维的一种创造，灵魂是独特而有灵性的生命。人创造了灵魂，灵魂又丰富扩张了人。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灵魂则是人所创造的精神之子。每个人都有个平凡市俗的肉身，又有一个会思考，能决断的心灵和精神，还有一个情义兼备、独特而又鲜活的灵魂，三态合一，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灵魂超越自我，喜爱自由，赞美生命，同时又融会事物灵性，悲悯众生，天我为一，它寄托着人们的多种感知和体验、希望和猜想、意志和心愿，具有比心灵更多神秘的内容。一提灵魂便会让人神往或敬重，这便意味着灵魂和心灵二者既有完全相同的含义，也有各自特殊的性质。比如人们可以说灵魂高贵，灵魂不朽，便是将灵魂视为高于物质、肉体、心灵和精神的东西，不死的存在。却不好说心灵不朽，因为心灵与肉体、物质和精神难以划开。通过对灵魂与心灵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考察，说明两者可以交迭、共用，也可以作出区分，精准使用。人们在使用这两个并存的概念术语时，既可能是存在统一语义的，也可能是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每个人都会赋予它们更多个性化的内容，我们必须以宽宏之心看待。

## 二、灵魂的内涵与精神构成

谈了那么多关于灵魂概念、性质和要义的问题，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吗？根据每个人的现实经验，灵魂是不可触、不可闻、不可听、不可看和虚幻不实的。灵魂是人类心灵和意识的创造物，它没有实体。但我们能就此否认它的存在吗？不能！因为灵魂虽无实体，却有想象、幻象和精神意念的真实，有内在生命力。它是超越我们的感觉，却为人心所需要的心之主，情之归，也是心灵之光、生命之光、精神意识之光。灵魂是人的核心与存在的价值，没有灵魂，人还会懂得敬畏，重视自爱，向往高远吗？还会敬畏举头三尺有神明，会相信有比肉身更高贵的心灵，会信奉有比世间所有法律更高的天理吗？恐怕很难。

因此我们关注灵魂，就是关注人内心的精神活动与整个的内在价值生活，关注人的心灵动态、思想水平、意识表现和精神品格。通过它可以对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作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对人的品行与操守进行监测。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灵魂，为的就是要弄清生命之多彩情调、盎然生意、灿然活力、超验感知与酣然创意，体悟生命的伟大，让它们来参赞化育，与天地相参，与万物合一。目的是要激发生命的活力，引起人之感性与理性一切力量的交融活跃，外探宇宙，内观人心，期待生生不息的生命永久传承。

研究灵魂，为的是要探索心灵的奥秘，深化对生命本质的探究与认识，避免心灵的贫瘠。一句话，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心灵的丰美，其目的是要探寻人生的意义，高扬生命的价值，注重精神的提升与自作主宰，为人类照亮前行之路。

在讲清灵魂的性质意义后，现在要来分析灵魂的内涵和构造。灵魂与心灵一样非常复杂，依据日常所能看到的，灵魂与心灵都是一个有静有动的大系统，有情、思、志、性、才、德等内容，也有物欲、思

虑、好恶和追求。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着眼的是灵魂的心理构成。有人把灵魂分为心性、心智、心力、本性、天性、灵性、善意和爱心等多种成分。还有的看到灵魂中的自我与个性、情思与信仰、神采与气质、生命与格局等精神内在构成。当然,除了这些,灵魂中还有不少我们难以命名,却不该忽略的思想、情感和事物,它们虚实混合,多隐而不露,只在暗中构成和支撑着灵魂。这些表明灵魂无论优劣美丑智愚壮弱,必有其因缘由头或基因可循,值得人们细思深究。

笔者认为,自我意识是灵魂的内核和本质,自我意识强健则灵魂强健,自我意识孱弱则灵魂孱弱,自我意识丧失则灵魂消灭,这几乎是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的结论……自我意识和个性就是活生生的灵魂表现。有自我和个性,才有灵魂,无自我和个性,即无灵魂。

讲清了这些内容后,需要对灵魂作进一步的深度勘察。即从大的方面来具体地分析灵魂的内涵、成分与基本构造。在笔者看来,灵魂固然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最终也能将其概括为一个融思想情怀、道义人格和理想信念于一体的价值载体。它事关自我个性、情感体认、人格塑造、人生选择和生命价值。下面就对这三种主要构成作些描述呈现。

### 1. 思想情怀

《辞海》《辞源》在解释灵魂时,直接就将“思想意识”“精神和心意”列为灵魂的内容,这是对的。笔者同意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灵魂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的观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早就主张:心灵的本质是“思”。所以从思想入手,就能大体弄清灵魂的主要内容和构成。

首先,思想是运动生成、流动变化、复杂多样的,思想的运行变迁、起伏跌宕以及反转合成就是灵魂的样态和面目。思想和思维是一种出神入化、令人惊叹的本领,它蓬勃飞扬、上天入地,能包容和支配宇宙万物,纵横中西、通古达今;能把人生的经验、体验和思想实验贯通起来,融合发酵,并将毫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凝聚生成人生智慧与精神财富;能将念头、观念、创意之类虚空的东西付诸实行。思想中有新的认知、想象与猜测,有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也有思想革新和范式转型。思想的每一运行,都是建盖灵魂大厦的砖瓦和动力。人的全部价值和尊严就在于思想,零星的思想光耀亦能汇聚成璀璨的精神景观。这一点,若把哲学史上心物关系、思想和存在的关系用来理解思想与灵魂的关系,也是基本适用的。推演开来不妨说:灵魂的源头就是心灵,就是思想。思想既是灵魂的构成物,也是它的性质和功能。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决定着灵魂的本质与能量,灵魂的所有神奇之处也都在思想之中。因此人的思想、精神之神髓就是灵魂,而灵魂也不过就是人活泼跃动着的思想。

其次,思想的目标是“追求卓越”“追求高超”“追求独特”和“追求创造”,这也是灵魂的目标。人是能思想会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人的本领、能耐和光荣,也是人的本性和全部力量。除了思想,人并不比其他动物优越。人之一切的活力、能力全是从人的内心思想开始,由思想指导和主宰而得以形成。认识的提高、人性的拓展、价值的创造,以及内心的体验领悟,追求真知和智慧,哪一样不是思想在其中积极运作、会通转折、支配指挥?人们为求知不断问道、行道、识道、悟道、得道和升华,哪一样又离得开思想?因此对灵魂而言,思想是它的内质,内在的支撑,灵魂的表现不过是思想的外显。思想融化为灵魂,灵魂体现为思想,这大约就是人类“心灵剧场”中最精彩的剧目演出。

再次,思想力是穿透现实表象和问题迷雾的洞察力。思想发现矛盾,解决问题,把握趋势与引领时代,思想建构灵魂的空间和殿堂,让灵魂能自如地应对处理一切矛盾困难。思想让人不盲从盲信某一种主义,而要自作主宰,自我塑造,用自己认可的独立思想来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掌控个人的命运。思想才是创造、改变一切和积蓄万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穿越时空,改变万物,随时可以普惠社会和人类。人类之思,可以比世界或宇宙更辽阔,更深邃。人类的灵魂可以移花接木、改天换地、打乱

时空、沟通阴阳,洞悉社会人生的广大与复杂,构筑生命的风光与浪漫。比如鲁迅的思想由于其“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因此对其身后近百年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学艺术创作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后,一个人或一个灵魂之伟大或渺小、善良或卑劣、可贵或可恶,全是由于思想,由于思想的支配、运演与主导。人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也是由于思想被善意或恶念所支配,人才走向光明或邪恶之路。人之高低、对错、好坏、优劣、聪慧与愚拙,包括人品与人性,也全是取决于他所具有的思想,以及由思想所操纵的行为和言论。黑暗变成光明,虚空变为丰实,也是靠思想的转变和支配。灵魂要自立自强,也必须靠思想来加强它的应变能力、抗菌能力,靠思想去扫荡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类毛病,增强灵魂自身的生机活力、竞争力与征服力。

再扩及到情怀,笔者要说的情怀,是思想感情的凝聚,是意识观念的体现,也是多年生活劳作积累修来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情怀,情怀是随思想而生成变化的。思想高,情怀便高;思想低,情怀必然低。通常我们认可的情怀,多是一种高尚的心境、情趣和胸怀,它来源于我们内心中对于美好思想和事物的崇仰追求,思想是主帅,情怀是辅佐,是随从。思想正确,情怀亦跟从协助。思想扩展人的胸怀,情怀丰润人的灵魂。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良好的灵魂目的。思想情怀形成一个人的伟大或渺小,高贵或卑劣,思想情怀之重要,那是第一位的和无法漠视的。

## 2. 道义人格

先说道义,道义指道德义理,也指道德和正义。思想情怀若是灵魂的主要内容,道义人格便是灵魂的风骨标高。一般来说,道义人格也是思想情怀的一种体现,但道义人格比思想情怀更深隐微妙,且事关大节。它往往无声而微妙地调动、驱遣着思想和信息资源的升降聚散。思想情怀通常可以随意运行、自由发挥,但它们却要受道义人格的牵制影响,受道德和正义原则的指挥、约束和规范。道义包含人道、公道和天道,人道是公道、天道的基础,就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人道带来对人和生命的尊重、宽容和爱护,也带来对暴力、专制、强权和反人权的抵制、批判和抨击。人道、公道和天道催生出现代文明的人道主义、人权主义和人权公约。因为道义是为人做事的约束、依据和尺度,也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准则。发生在每个人内心的人性与兽性、高尚与卑劣、为公还是为私的争战,永远不断,这便需要道义来主导、权衡和裁决。依靠道义把舵,可解决人从迷到悟一念之间的恍惚,避免思想的左右摇摆,没有准头和缺乏定力。

人格则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常指一个人整体的心理品质和精神面貌。从心理学来看,人格即自我意识和个性,当然也包括自我控制能力。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构成了完整的人格。人格通常追求独特性、稳定性、功能性和统合性。我们这里要讲的道义人格,主要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包括良知和道德判断。因为它们最能代表人的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孟子所倡导的浩然之气,就是配义与道又融合了生命之气的产物。它形成一个人内在志气的支撑,能鼓荡内心的血性热情,形成昂扬正大之气。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囚牢中歌咏的《正气歌》,就是道义为之根,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浩然正气,是时穷节乃见的道义人格之典范。

灵魂在道义人格的支配下与金钱、权力、专制和庸俗世界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它存在的价值。灵魂若善于行动,可投入开拓创造。但若受昏念妄动支使,受不正当思想欲念的牵引,也会产生疯狂行动,把人的生命引向危险甚至是死亡,所以必须以道义和理性为指导来避免盲目的冲动。道义人格可滋养身心,变化气质,教人为人处世有原则,恭敬自律以应无穷;亦可教人战胜心魔,胸怀畅达,境界大开,促进一个人观念的升级转变。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君子须具有崇高品质、良好德性、自由

人格和一以贯之的精神境界。这便需要人们坚定人生信念,追求昂扬的价值理想,做一个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庄子曾提倡“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sup>[6]</sup>就是想让人从每一言行方面严以律己,高洁自守。我们亦应扬长避短,见贤思齐,脱心志于俗谛,做自我灵魂和命运的统帅。

### 3. 理想信念

每个生存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不免心怀希望,都会有超越现实的打算安排,这种对未来的向往和企盼就是理想。理想包含了对未来的期望和愿景,寄托了人的追求与目的,成为一种鼓舞人奋进的力量,帮助人们向着更高的领域迈进。每个人的灵魂除应对日常俗务外,会高飞于精神的天空,追逐优秀卓越,渴望不朽与永生。孔子提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既是出于思想情怀和道义人格的需要,也是由于理想信念支持人们去完成人之神圣使命。

理想既是向上向善的精神指引,又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动力。信念或信仰则是支撑理想的思想支柱,维系理想的精神目标和价值认同。理想与信念、信仰是高于思想情怀和道义人格的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它们是帮助每个人树立追求目标,确立前进方向,努力迈向更高境界和更大前途的持续动力。我们之所以主张要将理想信念作为灵魂的意义趋附和精神高地,就是希望人们一天比一天更成熟、更强大和更美好。因为人类的一切愿望和努力,无非是想把现实世界抬举到理想的价值世界,灵魂的意义也是不断超越自然生命,向自由无羁的精神生命高峰迈进。

在当今这个物欲炽旺、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缺少信仰,生活没有目标,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因此就特别需要强调思想灵魂的重要和精神境界的不可或缺。因为我们深信:精神灵魂具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独立而神圣的价值,灵魂和智慧的伟大高于肉体 and 生命的伟大。理想能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则决定事业成败。信念让人相信良知、真理、常识和自由、民主、法制的重要,它们能够引导人们向着崇尚精神,重视灵魂修为的方向前进。任何人,无论富裕或贫穷,成功或失败,身居高位或屈居下层,对理想信念的追求都处于不断攀登的路上,成人成圣,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修为。理想圣境、无穷高峰永远矗立在前,让自己被真心喜爱的东西默默牵引,一步步向其迈进靠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只有不断攀越思想和灵魂的高度,坚守理想信念,才能做到不迷路,不糊涂,不放弃,才能让灵魂变得更加丰盈、坦荡和美丽。

灵魂是一个精神丰富、自主自立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思想情怀、道义人格、理想信念三个板块是灵魂精神结构的主要内容。三个板块各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追求,比如思想情怀中有独创,追求的是智慧和高超强健,拒绝平庸;道义人格中有良知,追求的是崇高奇伟和笃定的指向,拒绝无原则的随波逐流;理想信念中有梦想,追求的是特立独行,崇尚真理,拒绝无目的无追求。这些是灵魂最具光泽、最有价值和最震撼人心的魅力特点。它们三者交融、叠加、混合、互促互养,共同构成灵魂相对稳定的状态,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可取代的。曾有人说:“我并不喜爱世界上的任何职业。我只喜爱我胸中雄宏的万象”,<sup>[7]</sup>说的就是喜爱灵魂的风情万种。

### 三、灵魂与价值、境界的共生共荣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的剧烈转型,对人类原有的思想理论和精神结构形成极大的冲击挑战,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维、视角和理论重新审视原有的灵魂学说,使之适应人类文明的演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从心灵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理论来对灵魂重新研究,聚焦人之精神发育、成长和变异的现象,作出更新更有说服力的阐释分析,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重建人的心灵世

界,为灵魂注入更多文化文明的内涵,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福音。

由于笔者在上文已说过“灵魂与心灵无异……研究心灵即研究灵魂,研究灵魂也即研究心灵”,因此笔者想将心灵哲学对心之体、心灵的机理、本质的探讨暂时搁置,而主要从价值哲学角度探讨灵魂对于做人的无穷妙用,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人之为凡为圣的内在依据、原理和条件。

在价值哲学看来,灵魂是一个蕴含着丰富价值的容器,灵魂承载着一切心灵的活动和变化,承载着一切希求与美德、欲望与雄心、尊严与自律,也承载着一切观念和价值。所以关注人的灵魂,就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我们前述的思想情怀、道义人格和理想信念天然就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充满有益的能量。灵魂中其余蕴有的元素、内质和力量,同样也充盈着价值。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无穷的价值意味,而在心灵中,一切都融化为思想与灵魂,所以灵魂中有全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况且,灵魂的整体及其价值向度,就是不懈地追求完美、终极、绝对和永恒这一类高端的价值。而价值则扩展灵魂的内涵,促进其功能演化和意义衍生。

灵魂是自我内在的显现和个性的流露,是最有魅力的东西。灵魂关系到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人类生命意识的精髓,也是人所不可或缺的东西。灵魂“混物我,超生死”,有神秘莫测,“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一面。无论灵魂强大或者软弱,迷人或者乏味,可爱或者可憎,都有点不可理喻。当你进入灵魂的内部,便有可能看见它的内涵与真相:是雄壮神奇,气派宏大,瑰丽灿烂,或是气象万千,有宽阔的天地、丰饶的景象,还是狭窄简陋、苍白贫瘠,封闭呆板、混沌迷乱,那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与感受。而所谓的灵魂密室,它其实就是心灵风景的集中浓缩,也是有无价值或价值高低的体现。

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灵魂也分为低级的和高级的。灵魂的发展史流连于感性和理性两级之间……感性是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自由的王国……‘灵魂的低级部分’促使人垂涎于聚敛和占有、买进和卖出;它诱导人去‘称道和赞颂的东西,只有财富及其占有者’。”<sup>[8]</sup>他欣赏的理想世界是“最崇高的真理、最高尚的德行、最悦人的愉快,这些构成人类真正内涵的东西”。<sup>[9]</sup>他期望“人在真、善、美的哲学知识中能找到的快感,就是最高的快感,它具有与物质实然完全对立的性质:在变动中见永恒,在不纯洁中见纯洁,在不自由中见自由”。<sup>[10]</sup>马尔库塞提出的这一切,其实完全取决于灵魂中到底是优质的宝贵的价值在占据主导地位,在引导灵魂,还是低劣的昏乱欲念在统治灵魂,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应特别重视灵魂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因为灵魂的质地是由灵魂的内容所决定的,而灵魂的内容又是由它所包含的价值所决定的。

价值是思想的结晶,心灵的精华。价值也是一种可贵的感知、一种益人的理念、一束能照亮我们身心的光。价值能优化和提升心灵与灵魂,也就提升和塑造着人。价值与灵魂相互打开,相互诱发和呼应,彼此激励,共荣互生,从而能产生无限风采和美丽。当然,若灵魂中缺少价值,被黑暗和私欲所笼罩,那么心灵便会被腐蚀,灵魂会感冒发烧,甚至长出恶性肿瘤。简单说灵魂由于充满光辉的价值而高贵,由于充溢着邪恶的欲望而卑劣。高贵的心灵产生高贵的价值,邪恶的心灵产生邪恶的毒汁。所以我们要呼唤和提倡用价值武装心灵,让灵魂充满价值,就是要趋善去恶、趋利避害。

价值一方面给心灵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光源,一方面给灵魂提供关于未来的希望和信念,从而构成人类向文明纵深迈进和向未来挺进的精神支柱。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地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和传播扩大价值。对于人类而言,生命的形成、生长和成熟都要靠价值的滋养抚育,而生命的圆满和实现更是要靠价值拓展、价值创造以及人性拓展和精神拓展。这是一个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价值在其中居功至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解释和说明灵魂,而是改造和建设灵魂。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

不断作出改善提高,日新又日新的努力。这些就要涉及灵魂与思想、价值和境界的复杂关系。

人皆向往高远的视野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灵魂从来就期望高飞远举,这便提示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和尊重灵魂,更要观照灵魂和建设灵魂。让灵魂发出它自己真正的声音,让它把人引入崇尚自由平等,崇尚美德和崇尚天理的光明大道。

在价值系统层面,灵魂之统摄、主导作用:一是规定意识活动的价值方向;二是融合“情”与“性”,让心统性情,形成人的综合意识;三是守护生命,守护道德,守护正义,守护人类真正普世的精神价值,以及热爱自由和热爱生活。加缪说:“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我们需要造就的不是殉道者,而是自由并得到尊重的公民。”每个人要“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sup>[11]</sup>这便把人的使命(一是把自己变得更好,二是要全身心地为真理和为自由奋斗,将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向前推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弥足珍贵)说清了。

如何让人生和灵魂变得更美好,途径当然是多方面的。

先说增强价值内涵。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世界是由无限多样的价值所组成,比如既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生命价值和思想价值等多种价值存在,又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宗教价值、道德价值和文艺价值等多种类型的价值存在,多种因素、结构和层次的相互作用、融合与影响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价值领域。在这内容各异、复杂多样的价值中,文艺价值与人生联系最紧密,它最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生活,特别重视精神的追求和精神的的价值,重视心灵的创造作用,也最关注人心人性。

凡价值,皆有能满足人和服务于人的功能。价值领域可依据每种价值的理念、性质、内涵和功能以及服务对象的不同来排序,有高端、中端、低端,用途广与用途窄,长久与短暂的层级区分。价值的服务对象有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宽窄之分,服务内容有一时一事与长久普遍之分。价值作用人心、思想和灵魂,它凝聚共识、汇合能量、点燃智慧、催生伟力。一般来说,高端价值比低端价值的含金量更高,服务对象更广。当价值深刻地关联着人的生命存在和意义建构,带有普惠性和普世性,能对一切人有益、有用,能对文明思想的探寻起到促进作用,那就很可贵了。这些就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灵魂中价值理念、价值真理、价值观的追寻和建构,唯有让高端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灵魂才能居高临下、高瞻远瞩。

再来说提升精神境界。价值与境界存在一种多重交叉、协调互生、深层联动的关系。境界要靠价值充实支撑,如果没有价值为底垫,精神境界是无法提升的。但如果价值不能形成合力,构成境界,价值可能就散乱、错杂,凝不成一个整体,构不成一股伟力,最终也难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这如同面对一堆丝线,如不经过慧思独运的编织将其变成一幅灿烂的织锦,那么它材质再好,价值也非常有限。而经过巧织妙连,使其成为一幅构图缜密、意境精美、文采斐然的锦绣,那便锦上添花,价值倍增。这就需要我们在两者的自强、互动、化育和结合上狠下功夫。

人生的境界或者说灵魂的境界关系人的精神层次和高度,是指主体的思想品质、道德水平、人格力量在一定时空情境下所能达到的状态。它反映了人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水平,体现了心灵的品位质地。境界内部存在优雅与粗鄙、伟大与低下、辽阔幽微与狭窄浅陋等区别。有趣的灵魂、多彩的灵魂、丰饶的灵魂、高贵的灵魂,从来就是让人向往、欣赏和期待的。人们之所以重视和追求境界,就是通过它来寻找存在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通过它来扩展胸怀,拥抱视界广度、思想深度、精神高度以及圆融和整体的东西,实现境界美、高格美。

境界是情意交织的心物化境,它多种多样,参差不一。普通一般境界与高远宏大境界是有天差地

别的。宋代思想家张载主张“大其心”之说,因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sup>[12]</sup>心气高,取象大,心灵和精神的蓄养足,格局大,才能让人从现实存在的庸常、狭隘等限制中解放出来,努力破除心障,放飞灵魂,跃上不可思议的精神高度,奔向心仪的人格和理想境界。

境界的提升是一个积累、渐进、跃升,再积累、再渐进、再跃升的生成演化过程,它需要持续努力,不断地扩充提高,并且涉及个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理想抱负和历史使命,也交织着人心、人性与价值之间深刻的关联与互动。肯定要经历身心的多重磨砺与煎熬,经历“学以成圣”的进学修德历程,致力于修炼心性,提升品格,才能超凡脱俗,实现多方面的内在增值和灵魂重塑。而且,有无穷的高峰在前,期待着人们的无畏攀越。

灵魂是生存的依托、行动的主宰。灵魂之平凡或伟大全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思想价值和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灵魂境界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才、胆、识、力以及生命热度、知识素养、道德品质和人格力量。灵魂圣殿中的智慧、雄心、抱负和美学追求、艺术理想全取决于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柏拉图强调:“灵魂是不朽的,能够忍受一切极端的善和恶。无论是寓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今生,还是在死后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一样领取报酬的时候,让我们永远坚持走上升之路,追求正义和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们自己 and 神的珍爱。”<sup>[13]</sup>灵魂肩负着精神重担、神圣使命和济世情怀而奋力前行,价值追求和价值坚守都是其极为重要的品行。

在灵魂的各种境界中,文艺境界是最有个性灵性、最有神采魅力、最具感染力的境界。文艺境界用崭新的意象、形象,理想独辟,使主客、情景交融,替世界开辟出充满想象力的新境。它绝不停留于现象和感官表层,而是深入到人类精神深处和世界存在的远方,凭借生动的感官具象去体悟生活的真义,感受自然入世的深远、广大、神秘和美妙。文艺境界洞彻物象物理,洞悉人情人性,萃聚物美心美,既是一种对文艺作品优良品质的总结、保存与发扬,也是对艺术作品一种永恒的超越,它最能体现作品独特的审美理想和思想观念。文艺境界开启了人类的心灵之窗,深化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观感,激荡着人们灵魂深处的高贵与纯洁,在它焕发的价值灵韵和光晕里,时时能感到一种超越一切种族,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感情和最普遍的人类价值。

文艺的使命是寻美、求美、颂美和创造美。文艺从哲学获得深邃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从宗教获得深厚热情的信仰,从一切学问中获得充实养育,所谓“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万趣融其神思”,其根基深深地扎在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进步上面。文艺的境界饱含诗意,注重艺术的“意趣神色”,“一尘不染明清静,万缘脱去见真机”。和世界人生一样的丰富、广大、深邃,既缠绵悱恻,又超旷空灵,带有鲜活的生活气息,又包容着浓厚的时代需求,也指示着生活与生命的奥义真谛,让人体验到极致的美好和想象世界的浪漫。宗白华先生曾称赞文艺境界“是艺术心灵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能空能舍,能深能实,将“宇宙生命中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它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sup>[14]</sup>比如元代王冕的《白梅》:“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境界崇高美好,既展露了诗人的才性慧眼、神思巧想,又抒发了他不愿与庸众为伍,而要以自己心灵的清香,播洒仁爱、良知与道义,造福人间,并流露出一种对更高生命,对人生伟大景象的向往憧憬。又如鲁迅先生在《随感录四十一》中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sup>[15]</sup>这是他的灵魂自白、个人宣言,体现出思想意志超强、人格至伟的高贵风骨,曾鼓舞了多少青年不畏艰险、奋勇向前。还有歌德创造的《浮士德》,其人物形象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境界,在灵魂深处体验到极致的快乐和痛苦。他最终领悟了“智慧的最后结论”,那便是: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才能获得自由和生存。浮士德克服了自我中心主义,关心广大民众的美好未来,或者说是整个人类的终极目标。他感到,只有为全人类的终极目标有

所贡献,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才不会泯灭。虽然他在竭尽全力地追求后真心发出:“真美啊,请停一停”,然后就倒地死去。但其要告诉人们的是:生命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取得某种伟大成就,而是要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永远奋发向上,“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飞向更加崇高的境界。

扩大来说,无论是文艺境界或其他境界,视野大、思想深、追求高,都是灵魂的努力方向。价值与境界则是帮助灵魂实现总体目标的最佳内容和手段,带领我们向更高层级不断攀援,力求达到灵魂丰美的最高境界。我们前述的思想情怀、道义人格、理想信念和价值、境界全是构筑灵魂殿堂的最佳材料。它们携手合力、融会贯通,就能创建一个光辉灿烂的灵魂圣殿。王夫之曾谓:存心处事于不乱,而使其德日新,所应无穷,以达至所谓“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sup>[16]</sup>的境界。这一切全依赖人之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活泼的心灵,还有抱负、情怀和追求,它们是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根本,是灵魂变得充实、高贵和具有普惠价值的依据。有品者高,含金者贵。人的价值和目标都是希望要超越现状,努力成就最完美的自己,努力做一些更宏大更有意义的工作。灵魂同样追求完美,灵魂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守护和发扬人生理想和价值理想,从而帮助人们体悟人生和人性的本质,领会自然的规律与生存秩序,了解宇宙的生命法则,让人的精神性存在得以升华并且获得“永生”,这便是我们研究价值、境界和灵魂的最终目的。

庄子提出的使一己之灵魂昂首云天,飘然高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sup>[17]</sup>的人生大境界令人神往,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提出的“给自己和他人的灵魂锻造一对翅膀”让人智涨,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的将人生境界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上升到天地境界促人脑开,都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和境界的最高远是灵魂追求的大目标,为的是要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做自己灵魂的舵手。这便需要我们提高生存本领,提高为社会服务的品德和能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焕发人的精神风貌。提升一个民族以致人类的灵魂,需要我们勇往直前,奋进登攀。

### 注释:

- [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13页。
- [2]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579页。
- [3][俄]普希金:《普希金诗歌精选》,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 [4][16][明]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0、4页。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1页。
- [6][17]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6、508、6页。
- [7]杨鑫:《量子人与量子化文本——闫文盛〈主观书1〉随评》,《都市》2019年第9期。
- [8][9][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8页。
- [11]朝夕:《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奖致辞中法文对照》,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949674/?\_i=1357906W\_g0Pm4。
- [12][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 [1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8页。
- [14]宗白华:《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8页。
- [15]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22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